

零碎追憶

楊斯玲

是誰在說話嗎？

「圖書館將於十五分鐘後關閉……」

“Tushuguan jiang yu shi wu fenzhong hou
guanbi……”

“The Library will be closed in 15 minutes
……”

一大堆廢話！簡單一句「請你盡快離開」，不
就成嗎？

身旁的人逐一離去，剩下一排排空空的桌子跟
空氣接吻。我抬頭望著桌面如山的筆記、書本、字
典、參考書一呆了將近半世紀一天！饒了我吧！我
不要再跟那些書本糾纏 / 拉扯 / 拼死了。將桌上的
文具、筆記、書本通通往書包裡塞，便離開圖書
館。

我的心情跟步履跟書包一致一沉甸甸的。

我拖著身軀、帶著心情、背著書包，一步步踏
上歸家路……眺望前方濛濛的街燈，黃的橙的，乍
遠還近，似有還無。我的思緒倏地迷糊了、零亂
了……

地點：蘭桂芳

時間：零晨二時許

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下，是人的笑聲、叫聲、樂聲、
纏綿聲。穿插在人潮中的，是燕和珊。

珊：X！仲諗住今晚有著落，點X知條仔玩嘢！X
佢……

燕：算啦，我今晚陪你通頂！

珊：去邊先？

燕：落Rave fever！

珊：Yeah！咁仲唔行？woo...woo...

家，是死寂的一片。

由於長期沒有有人在房子內活動，人的足跡、氣
味已經完全被覆蓋了；腥氣佈滿室內一令人作嘔、
窒息。我開動冷氣機，試圖以低溫，將那厭人的空
氣凝結，好讓我的思潮踏實下來。

坐到書桌前，苦思如何去「處理」那堆功課。
打開書包，發現裡面裝載的，原來是絲絲憂鬱。我
要去處理它們？要如何處理？……隨心所欲吧！砰
一聲把憂鬱往地上擲，隨手執起日記，我這樣寫：

十月十日 星期三 微風 涼秋

寂寞的秋！秋天注定是一個悲傷的季節—花謝
了、葉落了、人，也離去了。片片黃葉，是一封封
絕情的遺書。去年的今日，妳一扮演徐志摩—輕輕
的走了。沒有道別，什麼也沒有；只有灑脫地留下
黃葉一片吧。

回憶像雲一樣。我什麼也不怕，就是怕捉不住
他。

追憶像河一樣。自是人生恨水長東！

記憶、回憶、思憶、追憶、失憶(不！)

憶憶憶憶憶憶 憶憶憶憶憶憶

還有，秋是惱人的！我的手指總是在此時脫
皮，手指頭紅紅的，討厭！

「嘩！你有病呀？手指『光脫脫』嘅？」

「老毛病……季節性脫皮。聽過咪？」

「哈哈……聽過！蝴蝶丫嘛——完全性變態呀！

哈哈！」

「……」

「好啦，費X時玩你啦……」

「喂，今晚落Bar囉！」

「唔啦……D功課仲未做完……」

「X你！次次都係咁！功課、功課，你唔悶我都悶！淨係識死讀爛讀，抵你講唔到仔！」

「……」

睡房。

輾轉——反側——納悶——發愁。

望著天花，我見到星星一對！是一顆顆閃爍的星。閃呀閃，閃呀閃，它們為我譜搖籃曲，帶我進入夢鄉，引領我到一處從未到臨的、陌生的空間。面對此境，我卻絲毫不感懼怕。因為，我遇見一張熟悉的面孔。

十月十日。各人都穿上黑白衣裳。但我知道你不鍾愛黑與白——你說笑只有尼姑才穿黑白——我穿上墨綠，燕穿蔚藍。可惜，那蔚藍彩衣掩不住她的悲痛：她淚如泉湧，以我認為最粗鄙/你最感親切的言語，問你何以忍心丟下她一人獨自過活。這些既陌生又熟悉的言語，令我想起你——你的說話、口吻、聲音，在我耳根徘徊；你的笑聲、叫聲、喊聲，都在我腦海中縈繞著。

是你在說話？

「阿彌陀佛——」

低頭，我凝望你的照片——看你的眉、你的鼻、你的唇，看進你的眼中。在你的眼中，我見到什麼似的：你我的往昔，像電影膠片般，一一掠過我的目眶——就在那百分之一秒內。啊，太快了！我看不清、抓不緊那零碎的片段……。是夢？非夢？

你能回答我嗎？

「阿彌陀佛」

「早登極樂」

「早日投胎」

……

為你獻花時，大家縱默默無言，心裡正送上串串祝福；我們像在低頭沉思，思緒卻朝著你走的方向而去。我緊隨其他人，一步步向前行，輕輕的，心裡害怕會吵著你。走到你的跟前，看著那幾只紅色的血字——「林灼珊」，我的心房隨即一陣絞痛。是你用鎚子一下、一下擊打我的心？哦，真的好痛、好痛，痛得淚水快從眼角淌下來了……

離去之時，夕陽斜照我的身軀、灑落長長的山路上。此時，一陣秋風吹起，我覺得好冷。「一個人上路，感覺特別冷的吧？」我問燕。

「什麼一個人，兩個人……傻說什麼？別說了，走吧。」

陽光透過窗帘，照暖我每一根髮絲。夢醒了！匆匆洗把臉、拿起書包，便離開旅館似的家。家，像是供我作息的地方；而我，孑然一身，會否只是一位過客？……別胡思亂想了，還是好好地走前面的路吧！我用心地走呀走，心想：「一個人走，路總是特別長的嗎？前面好像見不著盡頭喲。」我努力地走著、走著，好不容易才望見遠遠一幢熟悉的建築物，進去看看吧——仍舊是桌椅、學生、筆記、書本、字典、參考書，還有一個楞坐著的人。

凝望你的照片。

你微笑著。

